

扬州记忆

YANGZHOU JIYI
周游◎著

本书是作家周游近年来对扬州人文进行探访和体悟之后创作的系列文化散文的结集。

全书以人文主义视角关注历史文化名城扬州，以雄浑沉着的笔触打开扬州画廊，以“山水遗梦”“街衢遗存”“市井遗风”分章解读扬州风情，力求诗性、理趣与历史感的有机结合，充溢着作者对人类生存环境和社会文明进步的关切与感喟，思想性与学术性兼备，既重拾了文明的碎片，再现了湮灭的辉煌，同时也有助于当下在进行的人文精神的反思与批判，有助于城市文化和城市精神的重构。

总之，《扬州记忆》有助于读者深度游扬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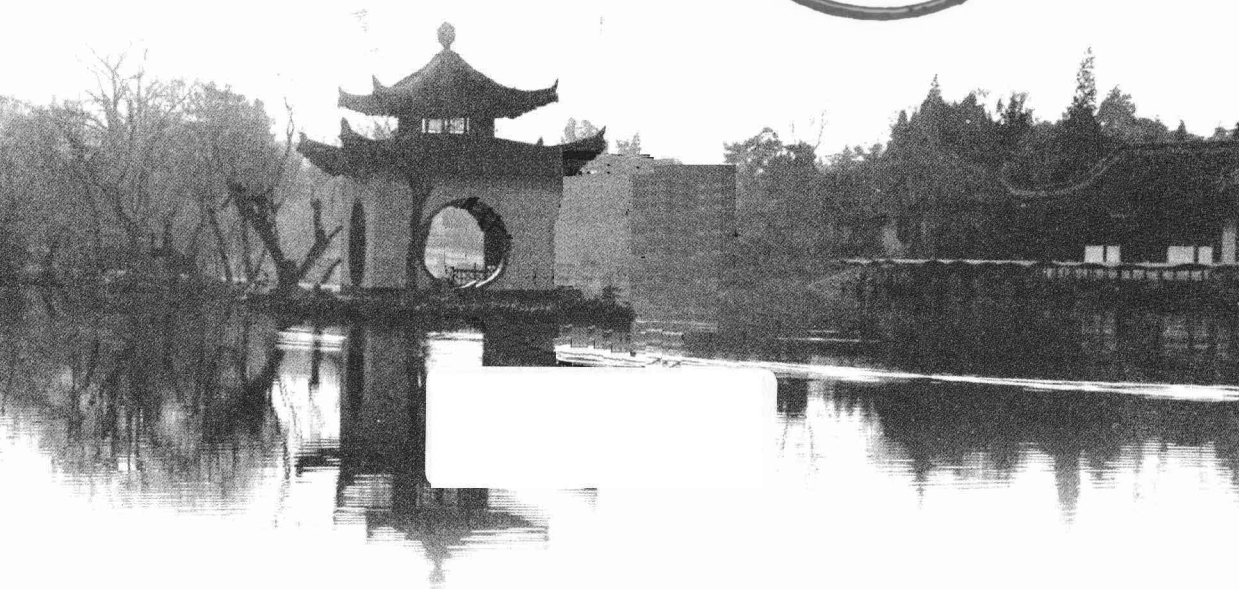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扬州记忆

周游◎著
YANGZHOU JIYI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扬州记忆 / 周游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 - 7 - 5087 - 4254 - 0

I. ①扬… II. ①周…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11018 号

书 名: 扬州记忆

著 者: 周 游

插图摄影: 李冬宁

责任编辑: 薛丽仙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话: 编辑部: (010) 66082098

邮购部: (010) 66060275

销售部: (010) 66080300 传真: (010) 66051713

(010) 66051698 传真: (010) 66080880

(010) 66080360 (010) 66063678

网 址: 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170mm × 240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序

—扬州，有多少记忆可以重来

扬州曾经鹤立鸡群！“扬州成为世界城市，有一千五百年光辉的历史，比之巴黎、伦敦更早。它是我们艺术文化集大成的所在，比之希腊、罗马而无愧色。”（曹聚仁《万里行记》）

扬州之名，始见于《尚书·禹贡》。六朝以前的扬州，作为九州之一，几乎包括了今天的苏、浙、沪、皖、赣和闽，一直与现代意义的扬州无关。而今日的扬州，在春秋时期称作邗国，后又相继称为江都、广陵、吴州。直到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改吴州为扬州，设总管府，杨广出任扬州总管，从此，扬州开始享有了她的专名。

扬州襟江带淮，地处南北要冲，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扬州是富庶之区，也是远离中央，在政治、经济上容易独立的地方，所以古代分封之王、守土之官，一旦有了资本，便会反叛，而这种反叛必然会遭到中央大军的镇压，扬州人难免惨遭杀戮。每当战争爆发，特别是南北对峙时，扬州就成



扬州城遗址

了南方政权最后的屏障，这道屏障一旦失守，南方政权便会很快土崩瓦解。也正因为地处中国历史拐弯的地方，扬州这块土地上经常血流成河，尸骨成山。所以，扬州还有几个充满血泪的别名——



南北朝时战争频繁，扬州几乎荒芜。南朝诗人鲍照曾在其《芜城赋》中称之为“芜城”；

金兵南下，宋高宗从扬州“行在”南逃，金兵破城烧杀抢掠。南宋词人姜夔在《扬州慢》词中称之为“空城”；

明末兵部尚书史可法督师扬州，坚持抗清，清兵破城以后连续烧杀长达十日之久，数十万人死于屠刀之下。明末文人王秀楚在其《扬州十日》中称之为“屠城”。

扬州是一座神奇的城市，每一次大灾难后，经济尚未复苏，文化却奇迹般地得到再生，并迎来更大的繁华。可以说，扬州的魅力与其政治地位、经济作用、历史影响有关，与其地理环境、风景名胜、建筑特色有关，甚至与其市民有关。诚然，历史遗迹在当今商品社会绝对不会再产生巨大物质，但是永远打动着越来越多关心人类昨天和明天的人的神经。每一个历史遗迹都是静默而富有意味的。扬州历史积淀深厚，除了尘封在史册典籍中的片段和凋敝在生活习俗、语言记忆中的种种外，遍布扬州的古迹遗存都是弥足珍贵的史料。随手抓一把脚下的尘土，便能看见闪闪发光的历史颗粒；顺手捞一把身边的空气，就能呼吸悠悠飘逝的人文气息……

文明的曙光

晨过龙虬庄，我便驱车直奔扬州。

大约一万年 before，今天的扬州已经成陆于长江三角洲的冲积平原，气候温润，物产富饶。龙虬庄、周邱墩遗址的发现，不仅填补了苏北水网地区古文化遗址的空白，也表明六七千年前这里的先民已经种植水稻，产生了原始的稻作文化。西周初期，周武王灭了商朝之后分封天下，把小儿子分封到邗，是为邗国。当时的邗国都城就在今天扬州蜀岗之上。邗国虽小，但是农业和手工业都有了相当的发展。此地人以国为氏，是为姬姓邗氏，后来去邑姓干。著名的铸剑大师干将就是扬州人氏。

春秋初期，吴国吞并了邗国。公元前 486 年，“吴城邗，沟通江淮”（左丘明《左传》）。夫差开凿邗沟绝非信口开河，更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而有他全盘的战略考虑，是为了实现他称霸的雄心。从长远来看，他的这些措施，把吴文化引入了长江以北，加快了这一地区的开发；同时，也促使吴文化和中原文化进一步结合。不过，“夫差耗竭民力，经营霸业，因而亡国，但南北水上交通却从此创出新局面”（范文澜《中国通史》）。检

阅史书，我们发现历史学家写这一段历史时都一致称之为中国“交通史上的新纪元”（白寿彝《中国通史》）。

吴国称霸未成，为越所灭，越国又为楚所败。据《史记·六国表》记载，周慎靓王二年（公元前319年）“楚怀王城广陵”，这是在吴邗城的基础上再次筑城，自此有广陵之称。广陵意即广被丘陵。

秦统一全国后，分全国为三十六郡，广陵属九江郡，为广陵县。检阅《史记》秦楚之际月表，我们可知项羽曾都扬州，核其时势，推见割据之迹，始成楚汉诸侯疆域。

西汉初年，刘邦兄刘仲之子刘濞被封吴王，更荆国为吴国，辖五郡五十三城，以广陵为都城。吴国南有铜山，东临大海，



古邗沟

刘濞采铜铸钱、煮海为盐，迅速扩张壮大自己的实力。而为了方便运盐，吴国从扬州城东北处，东通海陵仓（泰州）开挖了“茱萸沟”，一名邗沟，又名运盐河，后称通扬运河，也成为古运河上最大的一条支流。从此，盐业与运河联系到了一起，成为扬州的支柱产业。由于铸钱、煮盐、造船和渔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并带动了民间漆器、竹器、纺织、建筑等手工业的发展，形成了百业兴旺、百姓无赋的局面。南朝宋文学家鲍照的名篇《芜城赋》具体描绘了这种繁盛：“当昔全盛之时，车挂轊，人驾肩，扊閤扑地，歌吹沸天。萆货盐田，铲利铜山，财力雄福，士马精妍。”近年扬州出土大量汉代的文物，铜器中有星云镜、月光镜、昭明镜、鎏金嵌玉铜带板等，制作技巧及造型均极精巧，反映了当时扬州手工业生产的水平。

由于“富埒天子”（《史记·平准书》），刘濞招致中央最高统治者的猜忌。汉景帝刘启即位之后，晁错依旧主张削夺诸藩王势力，巩固中央集权。于是，刘濞发动了一场以吴楚为首的“七国之乱”。中央政府派遣太尉周亚夫率大军迎击。刘濞理财胜过桑弘羊，打仗不如周亚夫，“七国之乱”很快就被镇压了。刘濞逃到东越，被杀。汉景帝刘启把王国的行政权和官吏任免权收归中央，并且裁减王国官吏，降黜他们的爵位，王国失去了独立的地位，和中央直辖的郡县没有多大差别了。

在平定七国之乱时，汉景帝刘启答应了他十五岁的儿子、汝南王刘非



的请求，赐他将军印，参与对吴作战。破吴之后，汉景帝刘启更吴国为江都国，迁刘非为江都王，并以军功赐天子旗。鉴于刘非“好气力，治官馆，招四方豪杰，骄奢甚”（《汉书·景十三王传》），汉武帝刘彻即位后特地派董仲舒为江都相。刘非知道董仲舒是个大儒，并能用儒家大礼匡正他的过错，不但没有为难董仲舒，而且对董仲舒非常敬重。刘非采纳江都相董仲舒提出的“独尊儒术”等一系列治国方略，不仅一改过去王室成员狂妄骄奢、不轨图谋，而且尽守臣职，忠君效祖。刘非的儿子刘建后来继承了江都王的爵位，而且生了后来远嫁乌孙的细君公主。刘建从小在王宫长大，养尊处优，放荡不羁，父死后，他认为江都国就是他的天下，更加为所欲为，特别严重的是，他联络不满朝廷的刘安等人，企图谋反。丞相府长史在他的住处查出了武器、印玺、绶带、使节和地图等准备反叛的大量物证，立报汉武帝。武帝阅了奏章，遂派掌管王室亲族事务的宗正和掌管刑狱的廷尉前往广陵查办。刘建情知罪不可赦，遂于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以衣带自缢身亡。

元狩六年，汉武帝置广陵国，封皇子刘胥为广陵王，都广陵。此时诸王的封地更小，广陵国领广陵、江都、高邮、平安（今江苏宝应县西兼安徽天长市之半）四县。刘胥力能扛鼎，空手搏熊羆猛兽，好倡乐逸游。汉昭帝时，刘胥觊觎帝位，找来女巫装神弄鬼，假托已死的武帝附身，扬言“吾必令胥为太子”（《汉书·武五子传》），又到巫山去祝祷昭帝早死。宣帝即位，刘胥复与楚王延寿私通书信，后来谋叛暴露，又药杀当事人二十余人以灭口，为汉中央追穷治罪，自杀，国除。他死后谥为“厉王”，安葬于高邮神居山。

三国时期扬州处于魏、吴两国边境，成为双方角逐的军事重镇，战火不断，城郭毁坏，人丁逃亡。曾经富甲天下的广陵，成了三不管的地方。

西晋建立之初，晋武帝司马炎鉴于淮南地区经济富饶，漕运便利，复立广陵郡。永嘉之乱以后，北人大批南渡江、淮，扼邗沟入江之口的广陵，成为北人侨居集中之地。据《宋书》记载：“荆、扬户口半天下。江左以来，以扬州为重，根本所寄，委荆州以阃外。”“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诚然，《宋书》作者沈约所云，系指大江南北的整个扬州而言，广陵自然也在其中，但是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谈及六朝以前的扬州文化，首先要说的大抵应该是汉代著名赋家枚乘了。枚乘做过吴王刘濞的郎中。他曾作《谏吴王书》，劝刘濞不可造反。而他的名篇《七发》是以他在扬州的所见所闻，譬如音乐、饮食、车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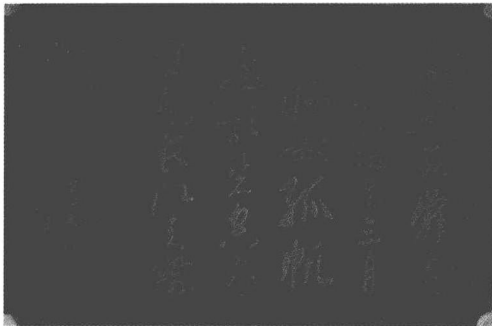
飞禽、走兽、花木、官苑、观涛等做参照物来进行文学创作的，其中许多描述建筑的语句，如“洞房清宫”、“曲房隐间”、“虞怀之官”、“连廊四注，台城层构”等，则从另一个角度透视出汉代扬州建筑的宏丰。《七发》标志着汉赋的正式形成。后代许多赋家模仿《七发》，称为“七体”，但是未有超过《七发》者。另一位赋家邹阳，也曾做过刘濞的门客，写有《上吴王书》，劝阻刘濞造反。董仲舒在江都相任上提出了“正谊明道”（语出《汉书·董仲舒传》，即“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导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天人三策》），为此后千百年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奠定了基调。汉武帝时，江都王刘建的女儿刘细君远嫁乌孙，成为史册上记载姓名的第一位“和亲公主”。她擅写诗，其《悲秋歌》是扬州历史上第一首诗歌，影响深远。曹魏时代“建安七子”之一陈琳是广陵人。南朝诗人鲍照曾在南兖州治所广陵，为刺史临川王刘义庆做事。他的名篇《芜城赋》作于孝武帝大明三年（459年），是一篇抚今追昔的作品。据杜佑《通典》记载：“永嘉之难，帝室东迁，衣冠萃止，艺文儒术，于斯（即扬州）为盛。今虽闾阎贱品，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六朝时期，扬州已经成为文化发展的名城。

上午的辉煌

上午，我去雷塘参观了隋炀帝陵。

史载，开皇七年（589年）四月，隋文帝杨坚为伐南陈，曾“于扬州开山阳渚，以通运漕”（《隋书·高祖纪上》）。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杨广开通济渠，征集河南、淮北一百多万民众；疏浚邗沟，征集淮南十多万民工；挖永济渠，征集河北一百多万民众，“丁男不供，始以妇人从役”（《隋书·食货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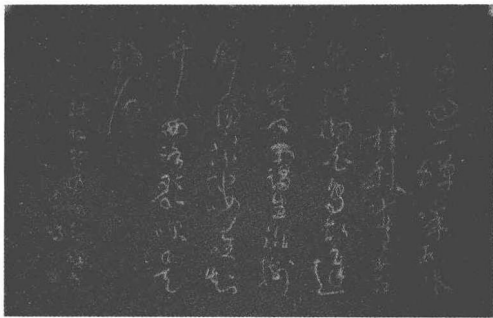
通江南河，又征集了数量庞大的民役。民工在工程中的生活及其命运，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悲惨。据《开河记》记载，杨广以酷吏麻叔谋主管开河工程，而他动用彪形大汉，手执鞭杖督促役夫役妇无休止地干活，结果不到一年，三百六十万民工竟然死了二百五十万，白骨积盈如山。你尽管可以



李白诗碑

说它是一项惨无人道的工程，也尽管可以说它是一项好大喜功的工程，甚至尽管可以说它是一项澎湃着黎民之怨和苍生之血的工程，却绝对不能说它是一项愚蠢的工程，因为它恰恰体现了一种历史的大智大慧，“为后世开万世之利，可谓不仁而有功矣”（于慎行《谷山笔尘》）。

大业元年八月，杨广巡幸扬州，其龙舟合现制高十二米多，长五百四十六米，规模惊人。“舳舻相接二百余里，照耀川陆，骑兵翊两岸而行，旌旗蔽日野”（《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扬州因杨广三次巡幸，城池转而广，商市转而盛，别官离苑遍布，贾客藩宾纷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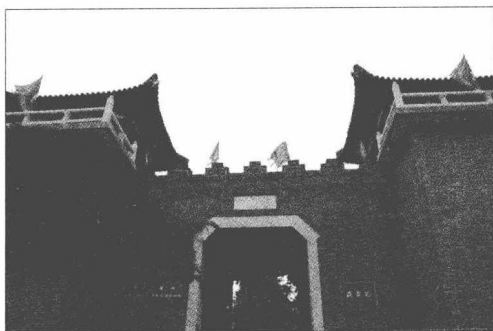


杜牧诗碑

匆匆离开了雷塘，我们赶到了古色古香的东关街。那是唐代扬州最繁华的商业街。回眸扬州，我们发现唐时已有了发达的手工业。因为其水运枢纽的特殊地位，造船业十分发达。造船在扬州有着悠久的历史。汉朝这里就已经成为造船的基地。隋朝，扬州的船业已具备相当大的规模。自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始，设有类似市舶使的“转运使”，负责港口转运。天宝二年（743年），高僧鉴真东渡日本，航海所需的高标准要求的大船，也是在扬州的东河造船厂制造的。至于漕运所用船只更有不少是在扬州打造的。大历年间，转运使刘宴在扬子置十场造船，共造二千余艘船，每艘船可载重一千石，这一盛况延续到咸通末年（873年），兴盛了百年之久。唐代的扬州，其地理近似我们现在的上海所处的位置。虽然它仅次于广州，但就国内市场论，可算得上是东南第一商埠了。其实，早在唐朝初年，李袭誉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扬州留给他的印象是“俗好商贾，不事农桑”（《旧唐书·李袭誉传》）。“扬州地当要冲，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之产。”（《旧唐书·苏瑰传》）。“安史之乱”以后，中原地区陷入战争的旋涡，大批流民避乱南下，涌入了扬州，人口骤增，市场内需扩大，商业更加昌盛。“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言扬州居一，益州为次也。”（《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五十九）

不过，扬州商界，最活跃的要数盐商。扬州既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产盐区，也是盐的集散地。唐肃宗年间，任命第五琦为度支使，定榷盐法，盐产地设立盐院，统一收购、统一税收。乾元三年（760年），刘晏为盐铁

使，在产盐地设盐官，统一收购成盐，转由商人远销全国各地。因海盐产量大、销售广、利润高，盐业税收逐渐便成为国家的重要财政收入。而作为海盐集散地的扬州，自然成为当时国内极富饶的城市。其二是茶叶的集散地。茶成为仅次于盐的大宗商品，也是唐朝仅次于盐税的一大收入。德宗贞元九年（79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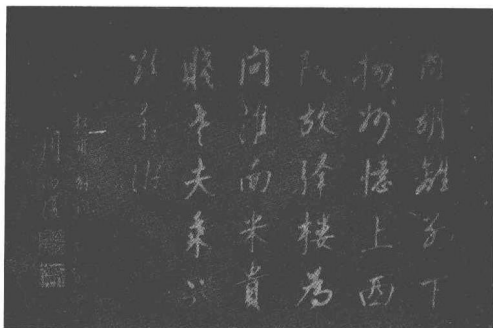
扬州唐城

九月，诸道盐铁使张滂奏：“出茶州县茶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十税其一，自是岁得钱四十缗。”（《新唐书·食货志》）穆宗时盐铁使王播又“增天下茶税，率百钱增五十”（同上），可见茶利之丰。据封演《封氏闻见记》记载：“自邹、鲁、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扬州作为江淮茶叶主产区产品集散地，其茶叶多经由扬州销往全国各地乃至国外。其三是药材的集散地。据《太平广记》记载：“（裴）谔曰：‘……吾与山中之友市药于广陵，亦有息肩之地，青园桥东有数里樱桃园，园北车门，即吾宅也。’”这是在扬州卖药的。同书卷第二十三引《原仙记·冯俊》说：“唐贞元初，广陵人冯俊，以佣工资生，多力而愚直，故易售。尝遇一道士，于市买药，置一囊，重百余斤，募能独负者，当倍酬其值。俊乃请行。至六合，约酬一千文，至彼取资。”这是来扬州买药的。卖的是从别处贩来扬州，买的是从扬州贩往别处，这里是大批药材的交易市场。其四是木材的集散地。据《太平广记》记载：“豫章诸县尽出良材，求利者采之，将至广陵，利则数倍。”由于扬州城市建设需要，木材商人采集各地良材纷纷运至扬州销售。其五是蜀锦的集散地。杜牧有幸目睹了蜀船运锦来扬州的状况，有诗记云：“蜀船红锦重，越橐水沉堆。”（《扬州三首》）

也正因为扬州是诸多商品的集散地，“商胡离别下扬州”（杜甫《解闷》）。许多外国商人涌入扬州，他们大都来自波斯（伊朗）、大食（阿拉伯）、新罗（韩国、朝鲜）和日本。他们带来了玛瑙、玻璃和红石头、绿石头、猫眼等宝石，象牙、犀角、羚羊角等珍贵工艺原料，而将我国药材、茶叶和珍珠输出，促进了中外商品的交流和扬州工艺行业的发展。唐朝政府对外资贸易经营也给予了种种保护与照顾，尤其太和八年（834年）



颁布诏令：“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仁恩，使其感悦。如闻比年长吏多务征求，嗟怨之声，达于殊俗。况朕方宝勤俭，岂爱遐琛。深虑远人未安，率税犹重。思有矜恤，以示绥怀，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收舶脚进奉外，任其往来通航，自为贸易。”（李昂《病愈德音》）其时的扬州，已经具备了国际化都市的规模。



杜甫诗碑

“维扬左都，东南奥壤。包淮海之形胜，当吴越之要冲。”（蒋伸《授李珣扬州节度使制》）正是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当时扬州成为首富之地是必然的，所以，“扬州唐时为盛，有‘扬一益二’之语。十里珠帘、二十四桥风月，其气象何如！”（张存绅《雅俗稽言·扬州》）

“阊阖星繁，舟车露委。”（蒋伸《授李珣扬州节度使制》）“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旧唐书·秦彦传》）由此可见，唐代扬州的经济地位绝不亚于当今的上海。那时，私家营造园林的风气极盛，姚合有“园林多是宅”（《扬州春词》）诗句，足见当时私人花园之多。此外，赞扬者则极尽夸扬之辞，甚至于认为普天之下就连月亮扬州都要占取三分之二，月亮也以扬州的最圆最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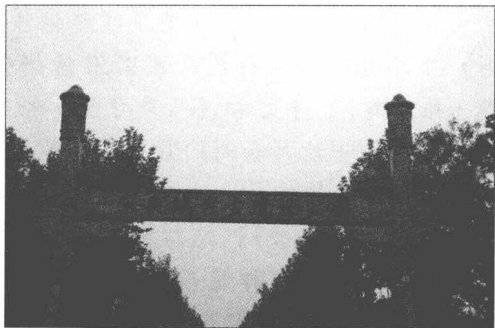
有唐一代，扬州经济一直发达。与之相匹的扬州文化更是如日中天，十分辉煌。扬州学者曹宪、李善二人专攻《文选》，开创了中国文选学之先河。中国第一部记录典章制度的专书《通典》是杜佑在扬州编纂而成。五代的扬州人徐铉、徐锴兄弟校对《说文解字》，为清代扬州学人精研《说文》学奠定了基础。“安史之乱”以后，扬州政治地位上升，经济随之振兴，朝廷派驻扬州的淮南节度使多为元老重臣或名儒才士，他们施政之暇，或著书立说，或赋诗抒怀，促使扬州形成浓厚的崇文风气，文人雅士慕名而至。据清代学者统计，唐代诗人中到过扬州并有作品传世的多达六十余人，歌咏扬州的诗篇数以千计。骆宾王、孟浩然、祖咏、李颀、王昌龄、李白、刘禹锡、白居易、王播、李德裕、杜牧、徐凝、张祜等都在扬州留下名篇佳作。李白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直是扬州的“旅游广告”；杜牧的“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寄扬州韩绰判官》）和徐凝的“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忆扬州》）一直是扬州的“城市名片”；扬州籍

诗人张若虚赞美家乡的诗篇《春江花月夜》被闻一多誉为“以孤篇压倒全唐之作”，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宫体诗的自赎》）；而扬州籍词人冯延巳“鼓吹南唐，上翼二主，下启欧晏”（冯煦《〈唐五代词选〉序》），“开北宋一代风气”（王国维《人间词话》）。他们在扬州的活动及其歌咏扬州的诗篇，早就化成扬州文化肌体的有机血肉。可以说，人文影响方面，唐代的扬州已经具备了江南的一切因子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江南该有的扬州都有了，江南没有的扬州也有了。

下午的风光

午餐过后，我驱车赶往了宋大城东门双瓮城遗址。

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战乱局面，建立起统一的政权。淳化四年（993年）宋太宗赵光义，分道治国，扬州为淮南道；至道三年（997年），又分全国为十五路，扬州为淮南路，宋仁宗赵祯皇祐三年（1051年），宋仁宗赵祯又改扬州为淮南东路。国家的基本统一，政权的相对稳定，有利于扬州地区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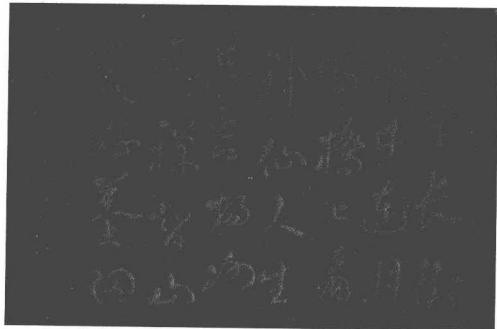


宋夹城考古遗址

会经济的发展。北宋期间，扬州的生产水平比五代时期有较大的提高，在农业上，北宋初年占城稻种由福建大量传入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扬州地区开始推行种占城稻，种稻面积和谷物产量得到扩大和增长。经济作物有茶树的栽培种植，当时禅智寺后面就有大片茶园，另外还有芍药、菟丝、河藕等。当时扬州的手工业品，最著名的有铜器、白布、莞席等，销售量很大，扬州附近真州的朴席远销海外。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商业的繁荣，扬州的商市和都城开封仿佛，随处都有商铺邸店和酒楼饭馆，晚上还有热闹的夜市。商业交易突破坊和市的界限，也突破了白昼和夜晚的界限。北宋神宗赵顼熙宁以前的商务机构，扬州七务（徐州七务，楚州八务，真州五务，高邮八务，苏州五务），商税额在全国三十个城市中占第三位，所收近八万贯。曾任扬州太守的韩琦有《望江南·维扬好》，其中有“二十四桥千步柳，春风十里上珠帘”诗句。司马光在《送杨秘丞通判扬州》盛赞扬州“万商落日船交尾，一市春风

酒并垆”。词人姜夔有《扬州慢》追忆扬州往昔，称之“淮左名都，竹西佳处”，都反映了北宋时期扬州的繁华。

两宋时期，扬州与中国文化仍有着不解之缘，扬州也仍然是文学家歌咏乐道的所在。至道元年（995年）五月，王禹偁贬官出知滁州，次年移知扬州，写下了他的政论名篇《应诏言事疏》，并作有《芍药诗》、《海仙花诗》。庆历八年（1048年），欧阳修也由滁州知府转至扬州，梅尧臣等诗人曾经慕名而来，煮酒论文。欧阳修离开扬州后，梅尧臣又数度来游。元祐七年（1092年），苏东坡为扬州知府，秦观常去拜访，他们都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词。南宋偏安时期，扬州成为两淮抗金侵略的军事中心，在扬州保卫战中，李庭芝和姜才率领扬州人民奋勇拼搏，坚守不屈，谱写出一曲可歌可泣的战歌。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著名诗人文天祥也都到过扬州，并留下了传世佳作。除了姜夔《扬州慢》，《全宋词》中还有许多作品是反映南宋扬州盛衰变化的，譬如刘克庄《沁园春·维扬作》、李好古《八声甘州·扬州》和赵希迈《八声甘州·竹西怀古》等词中所写扬州的荒凉、破败，却在字里行间处处闪现着昔日的繁华。值得一提的是，两宋扬州文人非常关注农业，并且著书立说，高邮秦观著有《蚕书》，总结宋代以前兖州地区的养蚕和缫丝的经验，尤其对缫丝工艺技术和缫车的结构型制进行了论述；仪征陈旉著有《农书》，对于我国古代农业技术体系的完善有着重要的作用，对于实际的生产更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高邮王观著有《扬州芍药谱》，至今仍为世人所称道。



张枯诗碑

元代，扬州仍是东南的重镇。当时，“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江南”（《元史·食货志》）。尤其是粮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南方供给，因而南粮北运就是很重要的问题。元代重视运河的开挖和治理，基本构成了现今京杭大运河的走向。

其间几次对扬州段的运河进行了整治。长期中断的运河漕运恢复以后，“东南重镇是扬州，分野星辰近斗牛”（王冕《过扬州》），“商贾辐辏，财货堆积”（郑晓《郑端简公全集·

瓜洲筑城疏》)。

元代扬州吸引着世人眼球，有不少外国侨民寄居扬州，其中以波斯和阿拉伯人为多。民国十三年（1924年），扬州出土了四通分别用汉文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刻成的墓碑，碑文为《古兰经》的章节和死者的身份、姓名、死亡年月等。其中有在元朝做官的阿拉伯人，有伊斯兰传教士，在扬州生活的波斯妇女，他们和扬州人民有深厚的友谊。此外，还有不少欧洲人在扬州活动过，最著名的是来自意大利威尼斯的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重重记上了一笔。元代来中国传教的圣方济会教士鄂多力克也在扬州逗留过。他在《鄂多力克行记》里写扬州道：“城中有方济各派之修道院一所，与夫其他教士之礼拜堂数处，惟此种礼拜堂是属于聂思脱里派之礼拜堂。其城甚广大，其户至少有四十万，亦云有五十二万。凡基督教团所需之物皆备。君方每年在此城征收赋税五十万巴里失，每巴里失合一佛罗铃半（约值十七法郎半）……”鄂多力克是西方传教士中很有名望的人物，他在扬州的活动值得一提，他的记述也是可供参考的。

在元朝文人中，萨都刺与扬州有比较深的情缘。泰定四年（1327年），萨都刺进士及第，被任命为镇江录事司达鲁花赤，上任途中经过扬州，拜会了当地一位名叫成居竹的隐士，诗酒流连。元统二年（1334年），萨都刺再过扬州，作有《同御史王伯循济扬子江时除广东佥事余除燕南照磨》、《题扬子驿》。至正六年（1346年），萨都刺又过扬州，作《过广陵驿》。值得一提的还有扬州散曲作家睢景臣和他的套曲《高祖还乡》。钟嗣成在《录鬼簿》中将其名列在“方今已亡名公才人，余相知者”之列，还“为之作传”。钟嗣成在《睢景臣传》中写道：“维扬诸公，俱作《高祖还乡》套数，惟公《哨遍》制作新奇，皆出其下。”

明代的扬州经济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其中以手工业发展最快。人口进一步增加，市场与作坊已经拓展到原来旧城的东郭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孕育了资本之生产关系的萌芽。明代扬州的商业，主要是两淮盐业专卖和南北货交易。两淮产盐运往湘、鄂、赣、豫诸省，销售量大，获利甚丰。明朝在扬州设有巡盐御史，督理淮浙盐务。盐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有了很大比重，几乎与粮赋收入相等。南北货交易方面，由于政府容许漕船携带二成货物，并允许搭载客商，促进土特产的流通，当时古运河上，装载南北货的船只往来如织，扬州成为长江下游南北货的中心交易市场。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滨海千里，同时告警，倭寇先后攻掠上海、苏州以及南通、泰州等地。这时的扬州，由于人口的增长特别是商业和手

工业经济的发展，市场作坊已扩展至原旧城的东郭外。倭寇对东郭外的商业区和手工业进行洗劫。嘉靖三十四年，倭寇又深入到徽州和南京，沿路烧杀淫掠，无所不为。为了防止倭寇对扬州的再次入侵，嘉靖三十五年，扬州于东郭外筑一新城，把商业区和手工业区包入城内。在新城建筑的过程中，倭寇曾逼近城下，遥见正在兴筑的新城岸高池深，城楼巍然，不敢再向前逼近了。在抗击侵犯江北的倭寇期间，著名的古文家、理学家唐顺之以金督御史巡抚淮扬，在巡视海防时卒于广陵舟中。这是值得扬州人民纪念的。到了嘉靖末年，倭寇猖獗，富庶又交通便利的扬州，也成了饱受倭患的重灾区。为了防倭，时任扬州知府吴桂芳及其继任石茂华修造了长约十里的新城，对防范倭寇侵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明清之际，史可法在扬州领导了抗清斗争，终因朝廷的腐败，外无援兵，弹尽粮绝，城破就义。清兵在扬州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十日屠杀，有数十万人遭到屠戮，这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扬州十日”。我俯身抓起一把泥土，这泥土浸淫着多少扬州人的血泪？

在明代，扬州仍然是文人墨客心驰神往的地方。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著名戏剧家、诗人汤显祖辞去浙江遂昌知县，返回故里临川的时候流连扬州，写下了《戊戌上已扬州钞关别遂昌吏民》、《广陵夜》等诗篇；“公安三袁”之一袁宏道诗集中就有《广陵集》一卷，其中绝大部分写于扬州，记载了他在扬州的生活；晚明著名性灵作家张岱在《陶庵梦忆》中翔实地介绍了扬州的地理风俗，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瑰丽的晚霞

披着夕阳的余晖，我进入了蜀冈、瘦西湖风景区。

瘦西湖最鼎盛时期为清康乾年间。由于康熙、乾隆多次南巡，扬州官员与盐商为助皇帝游兴，不惜重金，沿湖构园，形成了“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刘春池语，参见袁枚《随园诗话》）的盛况。

毋庸讳言，清朝的建立，加强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关系的发展。这种政治上的统一，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康熙年间，社会经济有了显著的恢复，到乾隆时出现了异常繁荣的景象。当时的扬州，富渔盐之利，居交通要冲，是我国中部各省食盐供应的基地和清朝南漕北运的咽喉，随着商品经济特别是盐业的发展，扬州成为全国著名的重要商业城市。清代产盐地区共有十一区，由官督商办。盐商销盐各有专卖地区，故称“引地”。淮扬地区的“引盐”发售区为安徽、河南、湖北等长江中

下游各地。多雇用私商船帮或通过官方船只运往各地销售。由于两淮一带“其煮盐之场较多，食盐之口较重，销盐之界较广，故曰利最多也”。因而扬州的盐税与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关系至大，“损益盈虚，动关国计”。乾隆年间，两淮每年的赋税占全国商业总税收的一半，其中主要是盐税。清政府对扬州盐务十分重视，清初即在这里设两淮盐运使，派要员充任，以控制食盐的产销和盐税的征收，住在扬州的，除了垄断两淮盐业的八大商总外，“四方豪商大贾，鳞集麋至，侨寄户居者，不下数十万”（乾隆《淮安府志》）。他们以手中的商业资本，在这里进行着各种活动。两淮的盐税直接关涉到清政权的经济命脉，盐商们的大量财富是清政府特殊用项的来源，而盐商的垄断利益又靠清政府的庇护，形成了上至皇帝，下至臣僚和扬州盐商在政治上、经济上支持的微妙关系。康熙年间，刑部尚书徐学乾把十万两银子交给大盐商项景元从事投机贸易活动。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南巡扬州，项景元还破格受到接见。另一个扬州大盐商安麓村是大学士明珠家仆的儿子。盐商对清政府的支持是很大的，清军镇压台湾林爽文的起义，扬州盐商江广达主动向朝廷捐银二百万两，“以备犒赏”。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清政府军饷匮乏，扬州盐商鲍漱芳积极向清政府输饷，清政府为此赏给其盐运使的头衔。清政府治河经费不足，他又“集众输银三百万两以佐工需”（铁保《两淮盐法志》）。乾隆十六年（1751年）南巡，扬州盐商捐银二十万两修建行宫。乾隆几次南巡，扬州盐商各竞巧思，广造园林，“衣服屋宇，穷极华靡。饮食器具，备求工巧。俳優伎乐，恒歌酣舞。宴会嬉游，殆无虚日。金银珠贝，视为泥沙。甚至悍仆豪奴，服食起居，同于仕宦”（《皇朝文献通考》）。乾隆赞叹：“扬州盐商……拥有厚资，其居室园囿，无不华丽崇焕。”（同上）

扬州在清朝的前中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成为当时全国极其著名的商业城市，主要还是因为它的水运枢纽地位、南北漕运的咽喉、中部省区食盐供应的重要基地。明清时期，在全国盐业中，两淮盐业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明代宋应星估计，明朝万历时扬州的盐业资本约为三千万两，而清代汪喜孙的估计则为七八千万两。根据有关记载，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中央户部库存银为七千八百余万两，如此看来，扬州盐商手中的商业资本几乎与之相等。作为运河中漕运的冲要，扬州很自然地成为南北货的集散地。随着外地商人在扬州的日益增多，南北货交易的日益频繁，为了互通声气、联络乡谊和进行商业竞争，各地纷纷在扬州建立起会馆。如湖南会馆、江西会馆、湖北会馆、安徽会馆、绍兴会馆、山西会馆等，都是比较著名的，这些会馆各有其商业特色和经营范围，譬如浙绍的

经营绸布，湖南的经营湘绣，湖北的经营木材，江西的经营瓷器，岭南的经营糖业，安徽的经营盐业，山西的则为钱业。由于南北商人活跃于扬州，加强了南北货的交流，而南北货又与人民的日常食用关系密切，许多有名的商业街道就这样形成了。

在盐业巨额资本利益的驱动下，手工业和服务业也得到发展。手工艺品中的漆器业发展到鼎盛时期。乾隆年间，不仅雕漆工艺与镶嵌工艺相结合，技艺大进，而且使观赏性与实用性相结合，漆器制品进入富裕人家的厅堂，销路大开。扬州玉雕也颇负盛名，既有精细的小品，又能制作壮观的大件。宫廷中数十件大型玉雕，多半出自扬州艺人之手。如今北京故宫中珍藏的《会昌九老图》、《关山行旅图》等，尤其是珍宝馆的《大禹治水图》重近万斤，有“中国玉器之王”之称。服装鞋帽业十分兴隆。服装、衣料业多集中于多子（缎子）街、彩衣街一带，鞋帽、首饰多集中于翠花街、埂子街附近。化妆品中以香粉业最负盛名，素有“苏州胭脂扬州粉”之说。以戴春林、蒋天锡、谢馥春三大香粉为标志的扬州香粉业先后饮誉三百余年。南北货业也相当活跃，各地商人聚居扬州，经营各地特产，设立商务会馆，其时有主营绸布的浙绍会馆，有主营湘绣的湖南会馆，有主营木材、江米的湖北会馆，有主营瓷器、茶叶的江西会馆，有主营钱业的山西会馆以及主营盐业的安徽会馆，等等。此外还有粮行、药行、布行、木材行、柴炭行等。饮食服务业生意兴隆，酒楼、茶馆、浴室遍布城内，故扬州有“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之说。

经济的发达自然促进文化的发展。孔尚任曾说：“广陵为天下文士之大逆旅。”（《孔尚任诗文集·与李晚佩》）“广陵据南北之胜，文人寄迹，半于海内。”（孔尚任《〈广陵听雨诗〉序》）文士逆旅的主人其一自然便是扬州的盐商。据姜泣群《虞初广志》卷三记载：“扬郡以清高宗巡游之后，繁富甲东南，鹺商拥巨金者，每好延接知名士，博爱才名。”清人沈起凤《谐铎》卷三中也说：“迺虹桥荷花盛开，鹺贾设宴园亭，招名士之客于扬者。”他们中一些人喜欢延接文士，主持文化沙龙，应该说对于扬州文化的发展是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的。具体地讲如雍正、乾隆时期马曰琯、马曰璐兄弟的小玲珑山馆，可以说便是当时的一个文学中心，集结了一群极具实力的文人。杭世骏在《马母陈氏墓志铭》里说，“曰琯、曰璐不以俗学缮性，而志不求时名，清思窈渺，超绝尘埃。亲贤乐善，惟恐不及，方闻有道之士，过邗沟者，以不踏其户限为阙事”，“勾甬全吉士祖望、吴兴姚文学世钰、钱塘厉征君鹗、陈布衣章、仁和张孝廉增，皆天下士也，恒主其家”。其丛书楼藏书颇富，号江北第一，乾隆朝修四库全书